

船山學刊

百年文選

 岳麓書社

周发源 刘晓敏 王泽应
主编

船山卷（史学）



船山學刊

百年文選

岳麓書社·長沙

周发源 刘晓敏 王泽应
主编

船山卷（史学）



《船山学刊百年文选》编委会

顾 问：

文选德 郑佳明 唐凯麟

主 任：

周发源

委 员：

王柏新 王兴国 王泽应 石潇纯

刘建武 刘沛林 刘晓敏 朱汉民

朱迪光 李建华 周发源

主 编：

周发源 刘晓敏 王泽应

执行编辑：

船山卷（文学）：章 敏

船山卷（史学）：龙 凯

船山卷（哲学）：章 敏

船山卷（综合）：余学珍

湖湘文化卷：龙 凯

传统文化卷：余学珍

丛书序言

张立文

“天崩地裂不汝恤，其生其死如飘烟。”这是王夫之对当时社会大动荡、大变化的忧患心情的写照。他面对明王朝内外交困、大厦将倾之际，农民军如火如荼、故国天崩之时，写下了一百首《悲愤诗》，来寄托他沉痛的悲愿。他继“圣贤学脉”，开六经生面，“坐集千古之智”，构建了独具匠心的“船山学”思想体系，为后人所景仰，后世所效法。

一、埋心不死留春色

王夫之，字而农，号姜斋，湖南衡阳人。晚年隐居衡阳石船山，学者称其为船山先生。他生于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卒于康熙三十一年（1692），葬于湖南衡阳金兰乡高节里大罗山。

船山一生，风骨嶙峋，时代的风涛，民族精神的砥砺，传统文化的涵养，使他培育起“六经责我开生面”的学术信念，陶铸出一种“壁立万仞，只争一线”的道德人格。

青年船山，倜傥不羁，先学诗，后读史，史诗结合，志在匡复华夏，有一种“舍我其谁”的担当意识，令人感佩。

中年船山，出入险阻，续梦未成，在“退伏忧栖”的情况下“寸心孤往”，把对南明王朝的所见所闻，三年多湘南流亡生活所见民间疾苦，化为笔底波涛，写出了一系列酌古斟今的学术著作。

晚年船山，潜隐著述，瓮牖孤灯，绝壁峥嵘。不仅精研易理，熔铸老庄，弘扬孔孟精神，扬弃宋明理学，而且在“希张横渠之正学”的基础上别开生面，充分表露其胸次、性灵和“独至其微”，对中国传统文化及其哲学作出全面系统的总结，并开启了明清之际启蒙思潮的先声，对近代中国学术思想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古人云：“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船山先生德功言并立，泽被后世至深且广。论其德，忠于故国，不剃发，不易服饰，无论何等艰苦危难不改其节；论其功，衡山抗清，效忠永历，试图复明；论其言，一生著述四百余卷千余万字，内容涵盖经史子集，灵蛇之珠，戛戛独造。船山德功言并建的核心价值，蕴涵着忧国忧民精神、自强不息精神、思想创新精神、自我担当精神、继承批判精神和坚忍不拔精神。就自强不息精神而言，他在《黄书》中说：“是故中国财足自亿也，兵足自强也，智足自名也。不以一人疑天下，不以天下私一人，休养厉精、十仞粟积，取威万方，濯秦愚，刷宋耻，此以保延千祀，博衣弁带，仁育义植之士吐，足以固其族而无忧矣。”就其继承批判精神而言，“分言之则辨其异，合体之则会其通”，“理惟其一，道之所以统于同；分惟其殊，人之所以必珍其独”，继承批判就意味着创新，他力主业贵专精，思贵独创，反经研几，精义存神，“立天、立地、立人”，进而“灿然皆有”，其道大光。

夫之的学术精深，思想广大，在近、现代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郭嵩焘撰联曰：“笺疏训诂，六经于易尤尊，阐羲文周孔之道，汉宋诸儒齐退听；节义词章，终生以道为准，继濂洛关闽而起，元明两代一先生。”维新志士谭嗣同服膺船山思想，认为“五百年来学者，真通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辛亥革命领袖章太炎有言：“当清之际，卓然能兴起顽懦，以成光复之绩者，独赖而农一家而已。”现代国学代表人物钱穆评价船山学术“博大精深，其思路之邃密，论点之警策，则又掩诸家而上之。其用意之广，不仅仅于社会人事，而广推之于自然之大化。举凡心物天人，种种现象，皆欲格通归纳，治之一炉”。

侯外庐先生指出，夫之先生的学术，比清初诸大儒都要丰富多面，他不但把六经别开生面地加以重新解说，而且对中国整个哲学文化作出了全面系统的总结。夫之先生的遗产是一座哲学的宝库，他在瑶洞里著作，其成就可以和费尔巴哈并辉千秋，他的博大精深的学术体系，又可以与德国理性派比美。

二、百年辉煌希船山

历史发展，时代变迁，《船山学刊》与时偕行。虽经百年风雨，阶段不同，名称几易，然此心此理，宗旨未变，可谓道贯古今，光大中华

文化。

第一阶段，即1915年8月创刊阶段，称《船山学报》。

第二阶段，是在该刊停刊13年后，于1930年5月刊出的《船山杂志》和1932年12月续刊的《船山学报》。

第三阶段，是中国改革开放后，1984年首次复刊的《船山学报》。

第四阶段，是1991年再度复刊后，因全国报刊整顿为理顺刊、报名称而改名至今的《船山学刊》。

为研究船山思想，弘扬船山精神，辛亥革命后的第三年和第四年在湖南长沙相继成立了船山学社，创办了《船山学报》。1915年8月20日，刘人熙在《〈船山学报〉叙意》中写道：“船山之学，通天人，一事理，而独来独往之精神，足以廉顽而立懦，是圣门之狂狷、洙泗之津梁也。”创办《船山学报》的宗旨就是“昌明正学”，“广船山于天下，以新天下”。从1915年出版第1期起，至1916年1月出版第6期，每月出版1期。1917年4月至8月出版了第7、8期。第9、10期虽然编辑完成，但由于经费短缺，故未能刊行。《船山学报》1917年停刊后，主办学报的船山学社仍然继续开展研修船山思想的活动。1932年改组后的船山学社成立，选举赵启霖为社长，陶思曾为副社长。新的船山学社成立后，开始恢复《船山学报》。1932年10月，复刊后的《船山学报》推出第1期，至1938年6月止，一共出版了15期。后来由于抗日战争爆发，学刊难以为继。已经编辑好的16、17、18期因为经费短缺，未能付印。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曾两度为船山学社题词，船山学社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迨至20世纪80年代初，为筹备纪念王夫之逝世290周年学术讨论会，湖南省学术界人士倡议恢复船山学社的学术研究，并于1984年恢复《船山学报》。学报由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船山学社主办，每年出版两期，至1989年共出版14期（包括两期专刊）。1991年，《船山学报》改名《船山学刊》，由湖南省社科联单独主办。刊物以船山思想研究为核心，以倡扬湖湘文化为主旨，同时兼容儒、佛、道及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研究，受到国内外许多学者的肯定和好评。

一百年来，《船山学刊》（承接《船山学报》而来）虽饱经沧桑，但一直以弘扬爱国主义，维护民族独立，倡导优秀中华文化、湖湘文化和船山精神为职志，成为许多心仪船山思想学术、探究湖湘文化、弘扬传统文

化和国学精华的华夏学子及海外学人的学术园地和精神家园。其间虽几度停刊，但其生命智慧并未停息，并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发展至今。近代中国著名学者王闿运、文廷式、赵启霖、陈三立、欧阳中鹄、周逸、杨昌济，当代著名学者张岱年、萧蓬父、石峻、罗光、许嘉璐、冯契、方立天、唐明邦、方克立、唐凯麟、陈来、郭齐勇、杨国荣等对刊物关爱有加并亲自撰文赐稿和组稿，海外汉学家特别是日本、韩国及东南亚各国汉学界也都十分关注刊物并将自己思有所得的大作惠寄。他们人人抱“荆山之玉”，所撰文章篇篇握“灵蛇之珠”，赋予并活化了刊物的生命力、影响力和创造力，使得刊物仰高钻坚、历久弥新。

根据编委会对百年老刊所刊发论文选粹后的编辑情况来看，《船山学刊》发表了一大批高质量的学术论文，编为《〈船山学刊〉百年文选》，分为《船山卷（文学）》、《船山卷（史学）》、《船山卷（哲学）》、《船山卷（综合）》（涵盖经济、政治、人才、教育、社会等思想），此外还有《湖湘文化卷》、《传统文化卷》，共计六大卷，近300万字。

就船山哲学思想研究而言，涉及本体论、发展论、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论、道德观、审美观与宗教观等层面，还有从哲学发展史层面探讨船山在中国哲学史上之地位的论文。船山本体论方面的论文有张立文《船山论道器、理气与物器》（上，下），苏学增《王船山本体论范畴初探》，陈瑞新《〈张子正蒙注〉本体论思想初探》，陈赞《从“无体之体”到“与化为体”：船山庄子学中的本体与主体》，鲁鹏一《论王船山的太和观念》等文。船山发展了张载“虚空即气”的气化论，提出了“虚空皆气”、太虚为阴阳之气聚散的融突和合的命题，认为气是宇宙万物的根源和始基，也是构成天地万物的质料，没有超越气自身的主宰者和创造者。王船山在庄子之学中发现了“无体之体”，“无体之体”的本体概念实际上是将事物的根据与意义交给了事物本身，建构了大化流行的宇宙观。船山的太极、阴阳两仪、絪縕化生以及关于道器、理气关系的学说都是其本体论的有机构成。

关于船山认识论的论文主要有傅云龙《王船山关于认识主体和客体的论述》，刘文英《船山哲学与中国传统的主体观念》，袁尔钜《因名以劝实因文以全质——王夫之的名实论、文质论试探》等文。船山关于认识主体与客体关系的论述是借助于“能”、“所”、“知”、“行”等范畴来展开的。

船山伦理思想和人学思想博大精深，唐凯麟、王泽应、吕锡琛等撰文对此作出深刻诠释和论证，并认为可与西洋伦理学大师媲美，船山建构的是一个理欲合性、义利统一的伦理思想体系，提出的“珍生”、“务义”、“贵我”等思想命题直到今天仍不失其意义和价值。

不特如此，船山思想还大量涉及文学艺术、历史理性、政治经济、人才教育、宗教思想、科学技术、天文地理等领域，给我们留下了一笔精深宏富的思想遗产。收入《船山卷（文学）》、《船山卷（史学）》、《船山卷（综合）》的一批代表性论文对船山在这诸多方面的理论建树阐幽探微，拓展了船山学的研究领域，提升了船山思想的研究层次和水平。

《船山学刊》在百年的发展过程中，始终着眼于传承和光大湖湘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发表了一大批研究湖湘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品力作，张岱年、冯契、萧萐父、陈来、郭齐勇直至港台海外学者所撰论文，都可以视为“国学津梁”之成果见证。

品读《船山学刊》百年文选，我们惊喜地发现，船山思想研究“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代不乏人的研究者受船山“坐集千古之智”和“六经责我开生面”精神的影响，自觉地投入到对船山精神和民族精神的弘扬光大中，对船山思想作探赜索隐、钩深致远和革故鼎新的研究工作，并与时代共进步，与民族共呼吸，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方向相适应，推出了一批又一批颇富创造性和启迪性的精品力作，成就了船山学、湖湘学和中华学术的新观点、新方法、新气象。我相信，此一百年文选的出版，必将极大地助推船山学、湖湘学和中华学术的新发展，极大地提振我国学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论自信和价值自信，必将在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思想文化方面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为大家提供一种“阐旧说以辅新命”的学习文本。

三、再续辉煌正当时

《船山学刊》百年发展，取得了令人颇感骄傲的学术成就，形成了以船山思想研究为核心，以湖湘文化和中华文化为有机构成的办刊风格，其中“立乎其大”、“着眼于远”同“探赜索隐”、“显察于微”相结合的学术理念，赢得了海内外学人的高度赞许，并因此成为我国学术期刊中少数几种悠久、富厚的学术期刊。我们真心地希望，有着百年老刊、国学津梁称誉的《船山学刊》能够在全面总结百年创刊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激

活船山研究的学术潜能，光大船山的学术品格，将其打造成为船山研究的独特基地，湖湘文化的创新平台，中华文化复兴的重要窗口。“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船山先生的伟大思想和崇高人格是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富矿，越开采越富有。在新的时代，对船山思想、湖湘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予以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既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需要，也是建设当代中国先进文化的时代呼唤。我们由衷地寄望《船山学刊》在新的百年以“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精神和船山先生开六经生面的学术追求为职志，真正实现最初创刊人刘人熙先生“愿广船山于天下，以新天下”的目的，为中华文明的当代复兴作出自己新的更大的贡献！

2015年7月于中国人民大学

目 录

《船山学报》叙意/刘人熙	001
续刊《船山学报》弁言/石广权	003
一 《船山遗书》序及读后	
王船山遗书序/曾国藩	006
读船山先生遗书有作/周 逸	007
读船山先生遗书书后/张祖鏞	007
重刊船山遗书序/何 健	008
船山著述目录序/邓湘皋	009
二 船山历史观与史论	
论王夫之历史观的理性精神/胡发贵	013
王船山的理势论/张岱年	021
论王船山之“道”的历史性特征/邓 辉	027
试论王夫之的文明演进思想/冯天瑜	034
王船山对史论的发展/萧平汉	042
“致用”与“求真”——王夫之“尊史”思想探微/汤 城	057
王船山治史方法论及其现实价值/黄 钊	065
易学“变通”思维与王船山史论探析/汤 城	070
三 船山夷夏观与民族主义思想	
船山爱国主义的特点及其影响/彭大成	079
王夫之夷夏观新论/胡发贵	085
王夫之“夷夏之辨”与历史文化认同/汤 城	092
论船山晚年的民族观/谭承耕	099
王船山《黄书》与近代尊黄思潮的兴起/王兴国	105

四 船山治乱论

论王船山的“治统”思想/张铁夫	114
船山论“正统”/梁绍杰	129
略论王夫之的正统观/杨达荣	135
船山“治乱论”刍议/黄明同	143
王船山的“治乱合离”论/邓 辉	153
王船山对奸臣的批判——读《宋论》/黄隆顺	167
王夫之论安史之乱/彭丽华 凌志春	176
王船山的“朋党论”述评/陈安民	184
王夫之历史政治思想略论/陈宪猷	194

五 船山历史人物评价

试析船山的屈原情结/龚建昌 肖 艳	203
试析暮年王夫之的刘琨情结/徐 麟	212
王船山论刘琨/李汉武	219
王船山论宋太祖——读《宋论》笔记/陈远宁	230
王夫之《宋论》中岳飞形象的文化解读/肖伟韬	242
王夫之《永历实录》述评/欧建鸿	249
王夫之与东林学派/(英)伊恩·麦穆伦 著 赵载光 吴观文 摘译	267

六 王船山思想的历史影响

王船山与中国近现代/王兴国	276
船山思想对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主要影响及历史作用/熊考核 ..	287
试论王船山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历史地位与作用/李锦全 ..	297
沿波讨源 返本开新——论王船山与中国传统文化/荣开明 许苏民	307
试论王夫之思想、行性对谭嗣同的深刻影响/夏剑钦	314
许冠三之王船山专论述评/郭齐勇	321
论王船山对毛泽东早期思想的影响/黄国秋	327
王夫之学术思想的渊源与贡献/吴海庆	337

《船山学报》叙意

刘人熙

《船山学报》何为而作也？忧中华民国而作也。其忧中国奈何？中国者，地球之东，帝出乎震，三皇五帝以来，文明最先之古国也。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近则汉、满、蒙、回、藏五族一家，又地球之最大国也。国大易富易强而统治难，则亦易乱。文明久则易治易安，而人亡政息，则文而弱、文而巧，则亦易危。闭关之时，一治一乱，辟人辟世，海滨待清，往往数十年一小乱，数百年一大乱。大乱既讫，与民休息，黄老之术，亦致小康。汉之文景，唐之贞观，刘宋之永嘉，史官美为刑措，而自智者观之，则知为架漏度日，固未易一二为俗人言也。迨欧西物质文明，势力满溢，叩关请吏，带甲通商，因势利导，固自有术，而中外隔阂，非谄则骄，深闭固拒，卒归失败。愤政府之昏暗，悲列强之侵陵，人人有亡国灭种之惧。惧则思，思则变，变则通。革命之义，大道之行，三代之英，选贤与能，以公天位、治天职。其数千年以前播种于邹鲁之学海者，乃潜滋暗长，轩然而大波起矣。天降时雨，山川出云，触石而出，肤寸而合，不崇朝而遍天下。黄帝四千六百九年，武昌一呼，南北响应，此岂一手一足之烈，亦岂适逢其会之数十人所敢贪天之功以为己力哉！民国已创建矣，继自今幸而建设日新，奠槃石苞桑之固，凡我同胞，皆食数圣人之旧德与历代逸民遗者忧患之所饷遗也，故曰殷忧启圣，多难兴邦。居不幽，志不广，思不深，志不远。众人不忧而圣人忧之，有圣人之忧而火尽薪传，得多数之志士仁人以分其忧，而因以导众人之忧，今国家危而不亡。假令泄泄沓沓，舍饮食男女之外不知有忧，而欲免奴隶牛马之厄运，盖亦难矣。

其曰《船山学报》奈何？船山者，湘西之一片石耳，其形似船，自衡阳王子子隐居求志于此，船山遂名于世。王子名夫之，字而农，学者

称船山先生。明思宗殉国后，子以乡举从王岭外，仕行人司行人，知不可为，归隐故山，槲径荒丘，契知礼成性之学，声沉响寂，而雷雨之动满盈。矻矻穷年，上继孔孟，下启后贤，自濂溪以来，未能或之先也。当是时，中国不绝如线，忠臣烈士，殉义而死者踵相接。前明遗老，如李颙、黄宗羲、顾炎武诸君子，皆被清廷征聘，困于赤绂，仅而获免。船山遁世，潜龙以不见成德，遗书万卷，世无闻也。乾隆时，吕留良文字之狱，波及船山，以兵围搜，幸取去《稗疏》数种，中无忌讳之辞，入之《四库》，余匿而免。其裔孙终惧贾祸，议悉焚之，中有达者，闻而趋救，则火已炎上矣。以水熄之，先世遗编多烬，而船山书无恙，遂请藏之其家，曰：“倘有祸，不相及也。”亦可见天之不丧斯文矣。昔者文王演《易》，囚于羑里；周公系爻，困于流言。孔子赞之曰：“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又曰：“《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当文王与纣之世耶！”孔子之作《春秋》也，传者曰：忧天下与后世至矣。船山处明夷之时，更难于殷周，而忧天下后世之心，则与先圣若合符节。孔子之神化，不可及矣，笃实而有光辉，庶几大人与！然则非一国之士，盖天下之士也。民国革命为先河，民国建设为宗匠。迨日权利之争，几危社稷，痛定思痛，皆以人才衰息、民德堕落为病源。于是海内喁喁，祀孔配天，登之议案。夫尊孔诚是也，尊其名而不尊其实，尊以口而不尊以身，犹弗尊也。清承汉族之命祀，何尝不尊孔也，而出治无本，与秦汉以下同弊。其隐微幽独之地，惟恐权势之不独尊，惟恐廉耻之不尽丧，以忌讳文字籍士类，以儒术浮藻饰太平，其士大夫沉酣利禄，以状元、宰相为无上之尊荣，其号为杰出者，以考据词章为不朽之盛业。至于流俗失世败坏，称人忠厚则无用之代名辞，称人道学则轻薄之代名辞也。则一时朝野之风尚可知。方寸之中，舍富贵利达殆无清虚容物之地。人莫哀于心死，数百年之神功圣德，殆无一非死其心者也。船山蒙难正志，善藏其用，君子之道，暗然而日章。道光之季，其裔孙世全始刊其遗书经部于湘潭，未几毁于兵燹。同治之初，既平洪杨之难，湘乡曾氏兄弟爵为通侯，刊行遗书于金陵，世家大族乃有其书，然未通于社会也。光绪之季，废时文，改经义策论，坊间始刊行各种史论，及通县王芝祥所刊之《四书训义》，而应试之士子皆知有船山矣。

船山之学，通天人，一事理，而独来独往之精神，足以廉顽而立

儒，是圣门之狂狷、洙泗之津梁也。独立之国，不可无独立之教育；独立之教育，不可无独立之学术；独立之学术，不可无独立之精神。不佞湘产也，在湘言湘，愿与湘人士昌明正学，以新吾湘；又民国之一分子也，愿广船山于天下，以新天下。《学报》之作，窃比桃李之报投，侨札之编纆，诚不知其德薄年衰，力小任重，以为世之君子，倘亦有不鄙弃于斯，赓续于斯者也。

《船山学报》1915年8月第1期

续刊《船山学报》弁言

石广权

《船山学报》第一期刊行于民国四年乙卯岁八月二十日，其时距学社成立两阅春秋。自甲寅六月十四日社友会讲以来，月圆十四度矣。当筹备之初，征材斲文，至薪矜慎，重以时政机程。戕聒之下，动则生戎，洪宪发端，言禁愈厉。蔚庐刘先生以为此民气生死之秋，人心之存亡，学说虽微，与有力焉，慨然主持为发刊学报之举。未久，滇、桂军兴，项城愤殪，国复其轨，而蔚老以湘、桂公推，晋主湘政。未几入都，本社学报失其重心，亦遂至第八期而中辍。世变益亟，燕粤分鼎，劣阉起伏，死党僨兴，民失攸宗，士夺厥气，国既易揆，学亦多端。杨泣歧羊，墨悲素染。自赤化扬氛，玄黄战野，七八年来，横议风生，群蜚刺天，何学可言，遑敢云报。报者，所以广声气、通意志、贡知识以资商榷者也。报以学冠，所学伊何，巷议途说，便成鬼趣，断烂朝报。或且以讥春秋，朱陆异同，汉宋商兑，议礼成讼，怙文相轻，积习靡更，奚取舌战？矧如道器分端，物质精神，匪可畸废，玄言墨辩，多孕新理，希罗往哲，适契禅宗，古今运殊，东西揆一。倘如执一先生之说，闭户造车，抑或由东涂西抹而来，不知而作，明眼者笑，自省亦欺，学者之名未易假也。准上所云。

举世多贤，每发一端，义资众擎，庶衷一是。吾湘学派，自鬻熊垂耄师岐，实先犹龙，为道家言。二《南》遗风，嗣以《九歌》、《橘颂》、《离骚》，忠义奋发，沅澧湘潭，有坠绪焉。长沙谪傅，首策治安，湘东文宴，座多宾客，下及临湘法楷，并驾颜虞，绿天草书，允轶芝旭，载稽文献，奕奕可观。自濂溪周子以道学开宗，《太极》、《通书》精极天人，妙解心性，洛闽承武，大畅儒风。宋明逮清，未之有改。其间坚苦精卓，远挹微言，高踞群流，毅然以六经生面之开自任者，衡阳王船山先师一人而已。先师生明清鼎革之交，匿迹荒山，食薇茹辛，自号姜斋。《黄书》一篇，洞抉三眇，人禽彝夏，防戒蚁隄。三古典制，形诸《噩梦》、《春秋》大义，《周易》精言，读史幽忧，说诗沉切。凡诸纘述，独辟町畦，心印横渠，精深博大。当代如南雷《待访》、昆山《日知》、习斋《四存》，方当退舍。然而诸贤觥觥，丘园干旌，避声无地，而先生则苍藤榭径，瓮牖绳床，燃炬写书，荷锄种菜，等身之著，散置生朋，观生之居，自铭幽圻。所南皋羽，迹此精诚；魏野严光，宁堪拟议。高澹坚贞，思深行绝，孤诚不死，历远弥新。天柱苍撑，望衡九转，湘流不竭，石船中横，幽月长风，先生精魂时往来焉。后学承流，撷厥清芬，以濯肺肝，懦立顽廉，差可以维系人极。神州弗沉，良知各具，公诸来世，含生禀气，或未悬殊，为先哲存一脉精诚，即可为群伦消无限疹戾。谓余不信，请视来兹。迹者外舶风狂，变教易俗，自蹂国粹，渐毁人伦，侈谈生计，则争夺风行，误解自由而廉耻道绝。政亡其本，谓治平无取修齐；学失厥宗，谓文化无须礼义。兵不卫国，官不恤民，吏不勤公，士不修学，朝比一哄之市，校如百戏之场。政今多歧，法律无效，兵匪之途久混，经济之源早枯，邻警频来，束手待毙，内讧交煽，流血未已。哀兹元元，适丁多难，未遑朝夕，宁计国家！纬縻哀周，漆女恤鲁，于古有之，今后奚如？巨栋之折，奚仪崩榱，危巢既破，詎有完卵？此本社同人所为汲汲焉求伐木之友声，效鸡鸣于风雨，不揣鄙陋，而为续刊学报之谋，期以就正当代诸君子者也。

是报也，首重师说，志所自，戒妄作也；次搜罗三湘文献，居是邦，先正典型，勿忍堕也；次通论政教典制，官失学夷，礼失求野，广知识也；次专论专著，一艺之长，一家之言，与世有裨，夏葛冬裘，各有当也；次文苑，文词诗赋，足以考事，足以观时，覩文化者，胥于是

焉；次讲演，研经斟史，赏奇析疑，君子以朋友讲习，循古谊也；次札记，次诗话、词话，碎金片语，出风入雅，续学多闻之士，所以稽古，所以存今，亦以合群而写心也；次说苑、轶闻、小说、俚俗、卮言，谈笑解纷，寓言十九，九流之末，所不废也；次从录，本社历年大事本末、文牍专件、规章学约，概宜最集，以公当代，其他要目，以时变通，或减或增，宁缺无滥。方今刊物，充栋汗牛，学术攸关，东西辐辏，义凭重译，文袭旁行，往哲时英，望尘奚及？以兹蠹管，放诸裨瀛，向若而惊，良侪秋水，即以国学论，捧土一抔，焉知泰岱，贡芹献曝，适成野人。或买椟遗珠，齐冠适越，为当代笑，势无幸免。所冀各方宿学、方闻、嗜古之士，时锡箴铭，开示义法，惠以伟著，广之国闻。倘如往哲遗书，未刊名作，整理古籍，商榷群疑，琅篇下颁，本报生色，所拜嘉也。壬申嘉平月古昭陵苍石山民谨序。

《船山学报》1932年第1期

一 《船山遗书》序及读后

王船山遗书序

曾国藩

《王船山先生遗书》，同治四年十月刻竣，凡三百二十二卷。国藩校阅者，《礼记章句》四十九卷，《张子正蒙注》九卷，《读通鉴论》三十卷，《宋论》十五卷，《四书》、《易》、《诗》、《春秋》诸经《稗疏》、《考异》十四卷，订正讹脱百七十余事。军中鲜暇，不克细细全编。乃为序曰：

昔仲尼好语求仁，而雅言执礼；孟氏亦仁、礼并称。盖圣王所以平物我之情，而息天下之争，内之莫大于仁，外之莫急于礼。自孔孟在时，老庄已鄙弃礼教，杨墨之指不同，而同于贼仁。厥后众流歧出，载籍焚烧，微言中绝，人纪紊焉。汉儒掇拾遗经，小戴氏乃作《记》以存礼于什一。又千余年，宋儒远承坠绪，横渠张氏乃作《正蒙》，以讨论为仁之方。船山先生注《正蒙》数万言，注《礼记》数十万言，幽以究民物之同原，显以纲维万事，弭世乱于未形。其于古者明体达用、盈科后进之旨，往往近之。

先生名夫之，字而农，以崇祯十五年举于乡。目睹是时朝政刻核无亲，而士大夫又驰骛声气，东林、复社之徒，树党伐仇，颓俗日敝。故其书中黜申韩之术，嫉朋党之风，长言三叹而未有已。既一仕桂藩，为行人司行人。知事终不可为，乃匿迹永、郴、衡、邵之间，终老于湘西之石船山。

圣清大定，访求隐逸。鸿博之士，次第登进。虽顾亭林、李二曲辈之艰贞，征聘尚不绝于庐。独先生深闷固藏，邈焉无与。平生痛诋党人标榜之习，不欲身隐而文著，求反唇之讪笑。用是其身长遁，其名寂寂，其学亦竟不显于世。荒山敝榻，终岁孳孳，以求所谓育物之仁、经邦之礼，穷探极论，千变而不离其宗，旷百世不见知而无所于悔。先生歿后，巨儒迭兴。或攻良知捷获之说；或辨《易图》之凿；或详考名物、训诂、音韵，正《诗集传》之疏；或修补《三礼》时享之仪，号为卓绝。先生皆已发